

# 前副市长揭秘官场：权力像风筝

姜宗福常常自嘲，当官就好比开车，“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车瘾大，不晓得怕，速度也不怕快。然而，随着车龄的增长，反倒感觉安全系数越来越低，越开胆子越小，越开车速越慢”。权力就像风筝，“无论领导身在何处，都会死死地拽住线头”。相较于网络对其人其书的热捧，在现实生活中，出书以后的姜宗福遭遇的是集体缄默。

曾任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的姜宗福，卸任后，将自己的为官经历写成了自传体小说《官路》并出版，引发关注。

## 》》 著书 总结“官场四种煎熬”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被‘双规’”——《官路》自序的开场白，姜宗福来了这么一句。

在去年8月间，《官路》就以《我的官样年华》为题现诸网络，在圈内引发热议。姜宗福及其《我的官样年华》，甚至被评为2010年最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之一。

姜宗福曾担任副市长的临湘市，为岳阳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总人口约50万，有“湘北门户”之称。这位前临湘市副市长坦言，他所亲身经历的官场，与普通人心目中官员应有的“大权在握、呼风唤雨”的印象，有着太大差异。他总结，自己在这里挂职5年的经历是，每天谨慎、战战兢兢。

他总结了“官场四种煎熬”。第一种煎熬，是金钱

的诱惑，这位特立独行的前副市长，不吝于公布自己的资产情况：每月扣除保险等打到卡上的月工资仅剩2600元，是“房奴”，贷款15万元，还期20年，每月要还房贷9048元，女儿补课费1000元，妻子下了岗，最近才找到一份工作。要命的是，“收入不高，‘面子’却很大”，老家修路募捐的、续家谱化缘的、亲戚上门借钱的、朋友打秋风要他请客的等等，络绎不绝，“当副市长的时候，当然我可以过得很好，但我不愿意那样去做”。

第二种煎熬，是美色的诱惑，他任职之处尽管离岳阳的家不过40分钟车程，但为了节省油费，不得不一周上班、周五回家，夫妻两地分居，“异地为官制度”为美色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而这种“不给机会”的代价，亦是煎熬。

第三种煎熬，是难以保持独立的官场人格，“其实要在官场中生存并不难，诀窍只有两个字：融入。可一旦融入，就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许多官员初入官场时，也曾试图保持独立的人格，像我一样愤怒至极时，也会当着所有正副市长的面，痛斥政府某领导和开发商签订的合约，是‘贱约’。可一旦碰壁，要么妥协，要么像

我一样选择离开”。

第四种煎熬，是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在普通人眼里，副市长的权力是很大的，其实不然，“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书记、县(市)长和局长手中。副县长(市)长所拥有的权力，还不及财政局的一个预算股长”。

他更是大胆地揭了官场的“潜规则”——“比如领导签字就很有讲究。如果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在‘同意’后面点的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点的是一个空心句号，百分之百办不成，拿领导的话说就是‘签了字也是空的’。这就是讲究：字怎么签，如何签，怎么签才有效，原来是早有约定的”。

这位前副市长感喟，权力就像风筝，“无论领导身在何处，都会死死地拽住线头”。

他常常自嘲，当官就好比开车，“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车瘾大，不晓得怕，速度也不怕快。然而，随着车龄的增长，反倒感觉安全系数越来越低，越开胆子越小，越开车速越慢”。

## 》》 卸任

### 被人称为“官场凤姐”

纵观姜宗福的官场经历，颇像翻滚过山车。而他作别政界，也被认为是事前没有征兆的，连姜宗福本人回忆这段时，都说，“做梦都没想到，很快”。

去年5月6日，正在开全国防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姜宗福突然接到上级下达的调令。岳阳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员与姜宗福谈话，决定将其由临湘市副市长职位调至湖南民族职业学院任院长助理一职。

当然，这次同属平级(同为副处级)调动，让舆论认为是“明升暗降”，哗然一片，“姜宗福的‘被边缘’是堂吉珂德式的悲剧”，有人忿忿不平。

这或许是有迹可循的。此前，姜宗福在当地干过几件“大事”，机缘巧合，他也自认是，“无形之中，出了名”。

其一是，2010年1月22日，他在红网论坛实名发表一篇题为《张艺谋不是救世主，不要盲目造“印象”》的帖子，炮轰张艺谋的“印象”系列演出，“超大规模投资，表现手法老套，一哄而上的印象派山水实景演出搞乱中国，张艺谋功不可没”。

其二是，3个月以后的4月18日，他再次实名发帖，批评高房价，抨击房地产商“绑架”政府，在姜看来，对于房

价的大幅上涨，经济学家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明明知道税收是最好的杠杆，为何不建议政府动用这一武器，而总是鼓吹调金(银行准备金率)、调息？”他也炮轰很多经济学家，“受利益驱使，在影响国家政策”。

“个性官员”、“炮手市长”、“官场凤姐”——他于是得到这般称谓。

这种与官场文化不太吻合的个性，专门挑政府的刺儿的作派，让网友追捧。就这样，他意外地，“红”了。

然后这并非是姜宗福建言的首例。早在2008年，湖南省掀起解放思想讨论热潮之际，他就发帖《我们应该“解放”一个什么样的湖南？》，直接建言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春贤。

“把政绩从GDP中解放出来，重新构建GHD(国民和谐总值)，建立一个高幸福值的和谐湖南”，姜宗福提出。这篇文章，让人耳目一新，也在湖南省全省的解放思想大讨论评比中，获得一等奖。

## 》》 链接

姜宗福出身寒门，兄弟姊妹七人。在他儿时，他的父母常常起早贪黑种蔬菜，每天早上4点起床，用板车拉着一车以分钱论斤两的蔬菜，步行20公里，到县城去卖，一直要卖到天色断黑，才能返程。

2005年，姜宗福的人生中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当时，因三峡截流后，游客多在

湖北宜昌中转，岳阳的旅游业遭遇极大冲击，时任岳阳市旅游局质量监督所所长的姜宗福在红网发帖《易书记，和您说说心里话》，分析了岳阳旅游业衰落之因及复苏之策，意外地得到岳阳市委书记易炼红的赏识。甫上任的易炼红阅毕，便将该文以“领导参阅”的形式分发给下属各地市领导。因而在当年10月，姜宗福被点名，调入临湘市政府挂职市长助理。

## 》》 访谈 自称“官路基本断了”

记者：写《官路》这本书，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姜宗福：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写内心的感受，写亲身的经历？我写这本书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个很真实的官场，让大家知道官员心里在想什么，把这个情况反映出来，让高层、给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提供一些思考：

究竟这个政治体制应该怎么改？我就是要让高层了解一个基层官员的真实情况。

记者：现在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进入官场么？

姜宗福：也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基本上官路断了。也没什么遗憾的，人的政治生命也有限，哪怕我现在还在官场

上面，我今年42岁了，也就是还干个10年。如果我这10年从政，退下来肯定是特别平庸。

记者：现在想想，你有什么遗憾吗？

姜宗福：遗憾就是政治理想没有实现，未来也不可能有了。

据《新民周刊》

